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六十一

國朝詩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崧胥思反釋名云崧疎也甫本

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褒保毛反

疏

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

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爲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錫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臯陶益土

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
新往謝邑是爲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爲褒崇也天下復平
能建國親諸侯雖爲申伯發文要是摠言宣王之美其褒賞
申伯乃叙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
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褒賞之實也。箋尹吉
至國名。正義曰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
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
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
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爲號左
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
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
申呂王風云戊申故知申爲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

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
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
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
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
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
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
胄。嶽字亦作嶽魚角反白虎通云嶽者何柄功德也駿音峻

守音狩本亦作狩
夏戶雅反下同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

翰申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
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

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
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旦反又音寒蕃方元反知音

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旦反扞戶

疏

義曰此方美申伯

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
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

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
福祿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其

神祀故祐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
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為周之卿士楨幹之臣若四表之國有

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
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傳崧高至大

功。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為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
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

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桷也桷功
德也風俗通云嶽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
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傳

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卽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楊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薺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明有爲岳之理鄭緣此

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令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謂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卽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尙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欠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崧高爲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爲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爲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者皆山

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見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

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摠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十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徧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摠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箋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四岳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爲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旣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岳之中而爲其一爲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爲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岳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

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
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
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
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
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胄猶也禮
謂適子爲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
適胄也。箋申申伯至言之。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
轉之以爲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
甫甫侯入爲周之楨榦之臣謂爲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
云有難則往捍禦之宜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
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
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
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
行夏時曠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
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曠刑卽今尙書呂刑
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
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
謂匡救其惡也尙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
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尙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
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

孔子開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祀之時未詳詩意

故耳 亶亶申伯王續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

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亶亶勉也續繼于往于於法式也

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亶亡匪反續祖管反韓

詩作踐踐在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

邦世執其功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

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疏

。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傳反

亶

亶至其功。正義曰言亶亶然勉力於德行之不倦者申

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

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

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

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

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傳

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箋：鹽鹽至云然。正義曰：鹽鹽勉也。續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爲往邑於謝，故上于爲往，下于爲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言。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爲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爲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爲牧，故太宗伯云：入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言改大其

邑或亦夢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正義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爲事。箋之往至子孫。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王命申伯

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

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九章顯也

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

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牧手又反又如字後放此

王命

傳御遷其私人

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人家臣也箋云傳御者二王治事謂冢宰也

疏

王命

至私人。毛以爲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爲法度於是南方之

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尙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爲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箋庸勞至章顯。正義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爲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爲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爲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箋治者至賦斂。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爲稅名此從傳爲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卽徵稅故爲治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地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爲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

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卽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家臣。正義曰王之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六私人告令其入使之裴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箋傳御至冢宰。正義曰三公有大傳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傳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爲傳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爲然故知謂冢宰也

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成

倣作也箋云申

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倣本又作併尺叔反

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躋躋鉤膺濯濯

藐藐美貌躋躋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

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藐亡角反躋渠略反濯直角反沈士學反樊步

丹反爲于偽反**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

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

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

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蹻蹻然而強壯又賜以首

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

也。傳倣作。正義曰釋詁文。箋申伯至所處。正義曰

亦訓功爲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倣是先營而

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倣之文下通寢廟其既

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廡庫無所不爲而獨

言寢廟者主言定其入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
但此宜摠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寢也廟先作而
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傳藐藐至光明。正
義曰鉤者馬叟領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
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
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
封中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
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
圖爾居莫如南土
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
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

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錫爾介圭以作爾

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寶。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往近。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音界。

王舅南土是保。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近

音疏。王遣至是保。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

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爲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

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士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爲異餘

同。箋云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

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正義曰春官典

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卽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

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云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傳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錢賤淺反沈祖見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郿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屬扶風今為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蟹

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

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王命召伯徹申

伯士疆以峙其糗式邁其行

箋云糗糧式用邁連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